從「雲山肩衝」到「破全壺」

謝明良

本文旨在介紹日本茶道具史上被命名爲「雲山」的抹茶罐。先是揭示其傳奇的遭遇和流傳過程，再來則是針對罐身的金繕，談談陶瓷金繕補修技藝史上的幾個問題。文末附帶介紹「破全」銘壺命名的原委，以及日本茶道對於殘缺的鑑賞趣味。

肩衝（一書「肩付」）是泛指高肩形抹茶罐，其造型有多式，如《辨玉集》就將之區分成撫形、一文字和怒形等，其和茄子、文琳等類型抹茶罐共同構成了日本「茶入」的豐富內容。若以中文表述「雲山肩衝」的器形特徵，則其是屬小口、折肩的深腹罐。（圖一）「雲山」一稱，據說是因裝盛包裹罐體的「雲山切」織裂而得名，但舊時也稱「佐久間肩衝」或「金森肩衝」，這是因爲該肩衝最早是由織田信長部將右衛門尉信盛的嫡子佐久間不干齋（一五五六～一六三一）所收藏，後來又落入飛驒高山城主金森長近的養嗣子武將金森可重（一五五八～一六一五）之手，兩種器銘都是以所有者名來命名。

曾經涉獵日本茶陶史的人大概很少不被「雲山肩衝」的傳奇經歷所吸引，儘管文獻所載部分內容的眞實性目前已難實證，但圍繞於它的一些傳聞則生動地反映了茶陶名物的生成和條件，以及日本中世的陶瓷鑑賞觀，而此一賞鑑態勢直到近代仍然持續。如發生於二十世紀初期的「破全壺」事件，簡直就是「雲山肩衝」的現代版，兩事相距數百年，卻又因相同的情事和運命而交錯映照，所以一併介紹如下。

「雲山肩衝」的履歷

箒庵（高橋義雄，一八六〇～一九三七）在其《大正名器鑑》曾經蒐集羅列「雲山肩衝」相關記事。（註一）其中坂本周齋（一六六六～一七四九）《雪間草》、《茶道惑解》記錄了舊稱「佐久間肩衝」或「金森肩衝」的「雲山肩衝」高三寸，即罐身通高約九公分，而此一尺寸的肩衝要大於永正八年（一五一一）相阿彌書《君台觀左右帳記》的「小肩衝」，而近於同書所分類的「大肩衝」（圖二）；《津田宗及茶湯日記》天正五年（一五七七）十月十八日條也記載「佐久間肩衝」器形較大，土脈細黑，施罩黑釉，釉有淚痕，整體以轆轤成形。

《茶話指月集》是江戶時代茶人藤村庸軒（一六一三～一六九九）聽聞自其師匠，亦即千利休（一五二二～一五九一）孫子千宗旦（一五七八～一六五八）的談話，由女婿輯錄而成。當中提到，堺地方有人因獲得「雲山肩衝」而洋洋自得，還特地爲此舉辦茶會邀請千利休等名人與會，不料與會的千利休正眼未瞧那雲山抹茶罐，原本期待褒美讚詞卻落空的物主，俟茶會結束利休歸宅後，喃喃自語未獲千利休青睞的茶罐實在不值得賞玩，懊惱失望之餘遂將之擲往火盆，並因撞及盆中鐵支架而毀損。在旁目睹這一幕的某人，情商之下獲讓渡得到殘片，予以接合補修後再次邀請利休光臨茶會，不料利休這回對補接後的抹茶罐讚譽有加。這位獲讓殘片並予補接抹茶罐的人在傳達利休評價的同時，將茶罐歸還原物主，叮嚀應予珍藏。後來，

圖1　雲山肩衝　高約9公分　久松定謨舊藏

圖2　《君台觀左右帳記》抹茶壺　干光堂宛慈照寺本

圖3　新田肩衝　高8.6公分　德川美術館藏

圖4　本阿彌光悅　「雪峰」銘赤樂茶碗　直徑11.5公分　日本重要文化財　畠山記念館藏

休的山上宗二（一五四四～一五九〇）在其《山上宗二記》就聲稱「新田肩衝」乃天下第一名品。可惜因大阪爭戰而毀於戰火。《時繪師傳》載：元和五年（一六一九）德川家康派遣漆工藤重藤元、藤巖父子赴大阪城址搜尋毀損於戰火的豐臣秀吉寶藏，藤重藤元父子果眞於廢墟中撿拾到「新田肩衝」殘片，以漆修護，因其工技巧奪天工，家康因此龍心大悅。（註五）茶罐經水戶德川家初代賴房而傳世至今，現藏德川美術館。（圖三）不過，相對於「新田肩衝」所見瓷釉般溫潤光澤的器表乃是漆鬆，「雲山肩衝」則仍保持原瓷釉而僅以漆接合破裂處，再施金粉拋光。換言之，箒庵實見的「雲山肩衝」是採用漆接金繕的技法修護而成的。

從文獻記事看來，除了《松山叢話》主張被刻意搗毀的「雲山肩衝」破片是在一夜之間神奇地自行癒合近於神話的說法之外，《茶事秘錄》、《茶話指月集》或《續茶話眞向翁》等均只提及接合修復，而未指明具體的修理工法。因此，設若一九二〇年代箒庵所見「雲山肩衝」的金繕是堺地區某人因懊惱未能獲得千利休讚譽而予毀損之時的修護，那麼日本金繕修補陶瓷的技法就可上溯千利休所存活的十六世紀，不過，前提當然是《茶話指月集》等關於千利休的軼聞乃是史實。然而，目前已難確認該繪聲繪影戲劇般的記事是否眞實？但值得一提的是，大約成書於元祿年間（一六八八～一七〇四）的利休流茶道秘笈《南方錄》卻也提到以漆來補修中國製抹茶罐（西山松之助校注《南方錄》〈覺書〉，岩波文庫本），惟漆接處是否施加金粉？不明。

雖然以漆接合陶瓷再於漆接痕跡上施加金彩俗稱的金繕，在今天往往被視爲是具有日本國族特色的傳統工技，然而日

此天下名物，理應秘藏家中。迄寬永七年（一六三〇）因領地饑荒，重賴遂將雲山肩衝讓渡予京極丹後守高廣，得黃金三千枚，並以此賑濟家臣和農民。不過，《茶湯古事談》另有一說，即數寄大名京極安智（慶長四年〔一五九九〕）円後宮津城主高知嗣子，名高廣），久聞「雲山肩衝」之名且情有獨鍾，幾經折衝，終於在寬永二十年（一六四三）的十一月二十日以大判三千枚自重賴處換得魂牽夢縈的雲山罐。大判三千枚相當於黃金三萬兩，簡直是難以想像的天文數字。（註三）

安智歿後，由其弟高三做主，將「雲山肩衝」做爲安智女兒的嫁妝，贈予伊予松山城主松平讚岐守定直，此後庋藏於天守閣內庫。天明四年（一七八四）元旦松山城本城因受雷擊引發火災而成灰燼，然而「雲山肩衝」除了瓷釉受火炙略有損傷之外，竟然奇蹟般地倖免於難，整器猶存，也難怪藏家後代正三品久松勝成（一八三二～一九一二），在他歿故的前一年，即明治四十四年（一九一一）八十壽誕時特別記下其流傳、罹災經緯，贊頌感念名器之德，交待子孫永寶用之。

箒庵〈實見記〉所見陶瓷補修訊息

大正十年（一九二一）箒庵（高橋義雄）在東京久松定謨伯爵宅親自目驗這件傳奇的「雲山肩衝」（同圖一），並記錄了其外觀特徵：「口沿外敞反折，短頸，折肩，下有陰刻弦紋一周，器身略鼓，以下弧度內收，下底部露胎部位呈灰色，腰部至底處有疵並以金粉修繕，因經火炙，原釉燒焦處可見鐵般的紅鏽和爆裂的釉泡，但部分仍保留新田肩衝般青灰釉景色，據此不難想像未罹火禍之前的美麗釉色。罐內壁有明顯的轆轤拉坯痕，內底鏡面，由於火炙而呈銀紙般光亮的色調。以往罹火災的茶入，大都以漆修繕而改變了原狀，然此茶入並未施加任何修補而保留燒炙過火的原貌，反而倍覺珍貴。」（註四）

上引〈實見記〉的「新田肩衝」也是日本茶道史上的著名道具，原爲佗茶開山宗師奈良稱名寺僧村田珠光（一四二三～一五〇二）的舊藏，歷經三好宗三（？～一五四九）、織田信長（一五三四～一五八二）和豐後大友宗麟（一五三〇～一五八七），而於天正十三年（一五八五）入豐臣秀吉（一五三七～一五九八）之手，也曾出借千利休在茶會上使用；師承千利

圖5　15～16世紀　井戶茶碗　直徑15公分　日本重要美術品　MIHO美術館藏

圖6　15～16世紀　「八文字屋」井戶茶碗　直徑15.2公分　五島美術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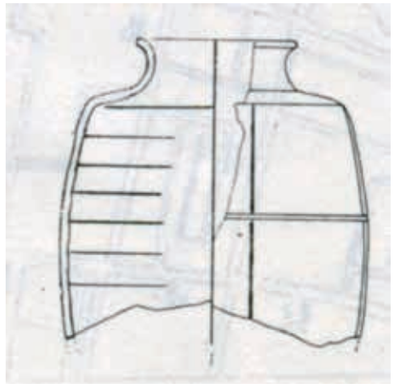

圖8　中國福建省福州洪塘窯窯址出土標本（線繪圖）

圖7　日本博多遺址出土黑褐釉罐（線繪圖）

圖9　中國福建省福州洪塘窯窯址出土標本　引自《東アジアの海とシルクロードの拠点福建》

本金繕補修陶瓷的淵源卻極難實證。例如畠山記念館藏本阿彌光悅（一五五八～一六三七）製「雪峰」銘赤樂茶碗，碗身數道交錯但未穿透的窯裂縫隙即填以漆，並於漆上施金粉（圖四），問題是此一金繕是否確實出自光悅之手？學界對此意見不一（註六），而無論何者，均難實證。就傳世實例而言，十六世紀朝鮮王朝所燒造所謂井戶茶碗是常見施加金繕的製品，由於現存《茶會記》所載錄井戶碗乃是初見於天正六年（一五七八）堺之藪內宗和茶會（註七），因此做爲茶道具使用的井戶碗金繕工藝應該很難上溯天正年（一五七三～一五九三）之前。其次，《宗湛日記》天正二十年（一五九二）雖載錄「金ノ井戶茶碗」（五月二十八日條）（註八），然而從該記事前後文可輕易得知該「金ノ井戶」，實爲同年宗湛於其運往名護屋的黃金茶室與豐臣秀吉舉行茶會時所使用的金質茶碗，其是和「金ノ蓋置」、「金ノ茶杓」等金器同組的金茶碗而與陶瓷修理金繕無涉。

分別收藏於MIHO美術館和根津美術館曾經金繕的井戶茶碗，是日本國指定重要美術品。前者從內外箱蓋墨書和蓋裏貼紙內容得知原是金森宗和（一五八四～一六五七）庋藏品（圖五），後者根津美術館藏品內箱蓋面有小堀遠州「三芳野」銘金粉字形，是茶人松平不昧（一七五一～一八一八）舊物，但茶碗上的金繕到底是施做於何時卻已不可考。五島美術館藏「八文字屋」銘之帶金繕的井戶茶碗也是流傳有緒的名品，其自安永九年（一七八〇）京都商家八文字屋收藏以來，歷經河井家→三井家→八文字屋→鴻池家→五島慶太而至今日五島美術館（圖六）（註九），然而縱使傳承如此明確，仍然難以判明茶碗金繕是出自那位藏家的授意？

因此，如果我們相信前引明治時期久松勝成記述其祖傳「雲山肩衝」的流傳經緯，特別是天明四年遭蒙火禍的情事，則「雲山肩衝」的金繕應該就是罹火之前的修復並傳世至今。果若如此，「雲山肩衝」這件帶著傳奇色彩的抹茶罐或許正是日本區域可確證金繕補修時間之年代最早的傳世實物，其金繕下限是天明四年的元旦，比文化十三年（一八三〇）喜多村筠庭著《嬉遊笑覽》所載金繕補修陶瓷一事，要

早了半個世紀。另外，繼松平不昧著《古今名物類聚》等茶道具圖說均認爲「雲山肩衝」（「金森肩衝」）是由中國攜入的「唐物」，箒庵亦判定「雲山肩衝」和「新田肩衝」乃是「漢作」，即中國製品。做爲日本中世和中國交易據點的九州博多遺址也出土了不少此類茶罐殘片，而「雲山肩衝」的造型特徵則和考古報告所區分的B類Ⅳ式（圖七）較爲接近。後者多施罩黑釉或深褐釉，遺跡層位的相對年代涵蓋十四至十五世紀，田中克子認爲該類型的茶入可能是在十三世紀後半開始輸入日本，在十四世紀達到高峰，於十五世紀中期急速衰微。（註十）一九九〇年代在中國福建省福州洪塘窯址也發現了同類標本（圖八、九），此可說明輸入日本被做爲茶道肩衝來使用的黑褐釉罐，有一部分應來自福州地區窯場所燒製。（註十一）這也意謂著千利休等日本桃山時代茶人所使用的中國製抹茶罐，乃是距當時數百年的古物。

圖10　金繕修理後的「破全」壺　高30.2公分　根津美術館藏

「破全壺」事件

在進入正題之前，有必要預先申明「破全」是壺的器銘，而壺本身則是十七世紀日本滋賀縣甲賀市信樂地區窯場所燒製的所謂信樂燒。該壺口沿爲細唇口，下接粗短頸，圓折肩，筒形器身至近底處斜弧內收，下置圈足；口沿至器肩部分淋施綠色調玻璃釉，有數道流釉，其和器表隨處可見的白色石質爆粒形成了一種帶有拙趣的景觀。（圖十）

「破全壺」事件也和箒庵息息相關。其所著《大正茶道記》（一九二四，慶文堂書店）中提到他參加初代根津青山（嘉一郎，一八六〇～一九四〇）茶會時的一段插曲。根津青山是武藏大學和東武鐵路的創辦人，熱愛茶道和古物，今東京根津美術館的主要收藏就是來自他的舊藏，美術館硬體也是在他所捐舊宅改建而成。根津青山在某年歲末按例舉行茶會時就選用了上述信樂壺來插花，不料受邀予會的箒庵卻有些不留情面地批評：完璧無暇般的作品未免無趣，接著慫恿他應效法武野紹鷗（一五〇二～一五五五）赴千利休茶會時，刻意毀損花器繫耳的故實。根津青山深表贊同，並誇口向將於翌日晨間來訪予會的友人聲稱，將付諸實現。然而敲擊毀損個所部件其實超乎想像的困難，稍一出手就打碎了花瓶。（圖十一）支離破碎的花器雖使得青山意興闌珊，但總需強撐顏面信守承諾在茶會當天於破損瓶上插花示客，沒想到卻受到予會友人三井物產創始人益田鈍翁（一八四八～一九三八）和中外商業新報（日本經濟新聞社前身）社長野崎幻庵（一八五九～一九四一）等人的褒美，甚至被讚稱是利休以來曠世之舉，青山也因此轉憂爲喜，破顏歡心。我無從判斷青山茶友的贊詞是否只是基於友情的慰藉抑或是社交的應酬語術，更可能是衆人均以紹鷗和利休的知音自居，但豪門雅集成員爲遂行個人美感品味的恣意作爲實在讓人深感不安。無論如何，破壺和殘片之後深藏庫房，直到近年再予金繕修護，器銘「破全」。

曾經涉獵日本茶陶史的人，如果對箒庵主張無瑕疵作品未免無趣的話語覺得似曾聽聞，不太陌生，那肯定沒錯，因爲茶道師事千利休的戰國著名武將古田織部（一五四三～一六一五）就講過同樣的話。（註十二）古田織部是一個爭議性高、對於日本茶道和陶藝鑑賞影響至鉅的人物。他屢次刻意毀損陶瓷或毀損後再予接合，一方面體現了當時顛覆既有價值進而創造新名物的所謂下剋上的時代精神（註十三），也直截地宣達了他對茶陶殘缺的理念。燒失於關東大地震（一九二三）的古田織部寫給大野主馬首（治房，?～一六一五）的信函，正是古田奉勸大野主務必添購「古伊賀水指」（銘「破袋」，圖十二），並

圖11　修理前的「破全」壺　引自《名画を切り、名器を継ぐ》

圖12　16世紀後期　「破袋」古伊賀水指　高21.4公分　日本重要文化財　五島美術館藏

圖13　明代宣德青花瓷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且特別強調了該水指窯裂亦即殘缺的趣味。（註十四）然而，對於保守惜物的人而言，古田刻意毀損器物之舉簡直就是罪行。江戶中期湯淺常山（元禎）所輯錄戰國時期武將軼事的《常山紀談》，就已收錄伊豆守松平信綱（一五九六～一六六二）父元綱預言古田其人將因此而不得善終。巧合的是，繼千利休被豐臣秀吉要求切腹，引領茶道風騷的古田織部竟也是奉德川家康（一五四三～一六一六）之命自刃，理由是他涉嫌謀反德川政權。

岡倉天心（一八六三～一九一三）在他著名的《茶之書》中說：日本茶道在本質上「是一種對『殘缺』的崇拜，是在我們都明白不可能完美的生命中，爲了成就某種可能的美，所進行的溫柔試探。」（註十五）前引古田織部書函所示他推薦購買的「大伊賀水指」可貴之處正在於器身上的窯裂（大ヒビキレ）。（同圖十二）像是這樣對於器物缺陷部位的鑑賞，雖和中國區域明代文人視開片瓷釉是宋代官窯重要的外觀特徵並予鑑賞一事不盡相同，但兩區域卻是分別從各自的美學感知共同譜出了對於開裂陶瓷的鑑賞情趣。事實上，日本對於中國的開片陶瓷頗是鍾愛，如明朝崇禎十年（一六三七）宋應星《天工開物》

在談及開片釉陶瓷即「碎器」時就附記：「古碎器，日本國極珍重，眞者不惜千金」；日本國遣明副使著名禪僧策彥周良赴明遺文《策彥入明記》也記載了他在嘉靖十八年（一五三九）這一年間數次購入「碎器」。（註十六）

圖14　南宋官窯青瓷碗　直徑25.5公分　日本重要文化財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結語

江戶初期儒學者林羅山（信勝，一五八三～一六五七）曾經感慨：「茶具甚多，其至貴者，號曰肩衝，蓋一握之小壺實碾茶者也，而其直或數百金，或數千金，裹之以錦繡，盛之以方盒，藏之以巾笥，茶人之奉持之如神明焉，列國封侯，爭競求之，可謂重器乎。」（《羅山文集》）言簡意賅地總結了當時社會大眾對於「雲山肩衝」等名物茶罐的印象和價值認知。不過，本文更感好奇和關心的則是「雲山肩衝」器身的金繕補修，因其可能涉及東亞陶瓷金繕起源等工藝史上的重要議題。

圖15　12世紀　北宋汝窯青瓷橢圓洗　直徑14.5公分　大英博物館保管
PDF舊藏

如前所述，「雲山肩衝」的金繕下限有可能是在天明四年（一七八四），設若茶道師事古田織部的本阿彌光悅（一五五八～一六三七）「雪峰」赤樂茶碗的金繕確實出自光悅之手（同圖四），則是日本區域傳世之金繕年代更早的陶瓷實例。另一方面，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宮傳世明初宣德朝（一四二六～一四三五）青花花口碗，口沿有一處金繕（圖十三）（註十七），然而我們除了可以確認其金繕年代應在清代即辛亥革命（一九一一）之前，卻難以究明其到底是在瓷碗燒成後那一時段所進行的修繕？

類似的案例還見於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十二至十三世紀南宋官窯青瓷六花口碗。（圖十四）該碗是日本國指定重要文化財，口沿有兩處金繕並施加金屬邊釦，邊釦似經「作舊」，呈色黑褐，作工與清宮傳世釦器頗爲一致，應是中國區域宮廷匠人所進行的鑲釦。問題是，清宮傳世的金屬釦邊常有脫落現象，因此邊釦是可自由取下、再裝鑲的部件。這也就是說，東博藏該南宋青瓷碗既有可能是在金繕完成後再鑲以邊釦，也可以是鑲釦後口沿因故損傷故而拆解原釦施加金繕後再予鑲釦者。個人認

圖16　18世紀　《燔功彰色》所見「宋汝窯舟形筆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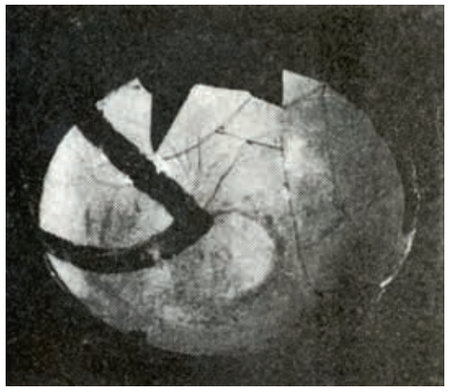

圖18　12～13世紀　中國浙江省紹興宋代水井遺蹟出土以銅片補修的青白瓷碗

圖17　10世紀　內蒙古多倫縣遼墓出土越窯青瓷盒蓋上的銅片補修

為，金屬邊釦既是裝飾同時也是防止陶瓷磕傷的保護措施，所以該青瓷碗的金繕很有可能是在鑲釦之前所施作，但此亦屬無從實證的推測，遑論金繕的施行年代。另外，據說該青瓷碗原物主是居住在做為錢屋五兵衛一門貿易據點的金澤市金岩，繭山龍泉堂創辦人繭山松太郎是在昭和九年（一九三四）購自金澤美術倶樂部，後贈予藏家横河民輔再由横河氏捐贈做為東博前身的帝室博物館而傳世至今。（註十八）限於目前仍難區別日中兩地區金繕技藝的不同，因此若說該青瓷碗的金繕是日本匠人所為，那麼其施做年代也應該是在一九三四年之前。

年代更早的陶瓷金繕還見於原 PDF 藏（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現歸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保管的十二世紀北宋期汝窯青瓷橢圓洗。（圖十五）從該盤的造型特徵、尺寸以及盤沿一處金繕痕跡，可以認為其即乾隆皇帝授意圖繪並收入在乾隆二十一至二十二年（一七五六～一七五七）的《燔功彰色》圖冊（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中的「宋汝窯舟形筆洗」（圖十六）（註十九），只是乾隆皇帝在其題識中誤將盤內底陰刻呈相向排列對魚之雙眼，錯認成了「如意暗花」。總之「宋汝窯舟形筆洗」實物和圖繪的金繕年代不晚於乾隆二十二年，但上限不明。此一有年代可考的金繕實例極為珍貴，其也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且可實證的陶瓷金繕作例。另外，陶瓷金繕成品有時又和以金屬條片黏貼陶瓷的補修方式，在外觀上有類似之處，後者技藝在中國至遲可溯自十世紀。（圖十七、十八）（註二十）但兩種修繕技藝是否有關？值得今後加以留意。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講座教授

註釋

1. 高橋義雄，《大正名器鑑》第一編，東京：大正名器鑑纂所，一九二一，頁一五一—一五六。
2. 吉良文男，《茶碗と日本人》，東京：飛鳥新社，二〇一六，頁六八—六九。
3. 筒井紘一，《名器がたどった歴史》，東京：主婦の友社，一九八四，頁八九—九一。
4. 高橋義雄，前引《大正名器鑑》第一編，頁一五六。
5. 足立勇，〈陶器の伝説插話〉，《陶器講座》卷三，東京：雄山閣，一九三六，頁二十。
6. 「雪峰」銘茶碗上的金繕是否出自光悅本人之手？其實難以求證，其疑難可參見：林屋晴三，《和物茶碗》第五卷・日本二，東京：平凡社，一九七〇，頁二一一；谷晃，〈茶會記に見る朝鮮陶磁の受容〉，《野村美術館紀要》四，一九九五，頁三七。
7. 林屋晴三，〈茶碗變遷資料〉，《東京國立博物館紀要》五，一九七〇，頁二一一；谷晃，〈茶會記に見る朝鮮陶磁の受容〉，《野村美術館紀要》四，一九九五，頁三七。
8. 《宗湛日記》，收入千宗室編纂，《茶道古典全集》六，京都：淡交社，一九七七，頁二六九。
9. 以上分別收藏於 MIHO、根津和五島美術館的井戶茶碗，參見：根津美術館學藝部，《井戸茶碗—戰國武將が憧れうつわ—》，東京：根津美術館，二〇一三，頁三一，圖四；頁五八，圖三十；頁五九，圖三一。
10. 田中克子，〈博多出土の唐物茶入〉，《野村美術館紀要》十三，二〇〇四，頁一三六，圖三之四一（B類Ⅳ式）及頁一二八。
11. 栗建安等，〈福州地區發現的薄胎褐釉器〉，《中國古陶瓷研究》五，一九九九，頁六七—七六；栗建安，〈福州湖東路出土的薄胎醬釉器及相關問題〉，《福建文博》一九九九年第一期，頁一〇三—一一一。
12. 吉良文男，前引《茶碗と日本人》，頁六九。
13. 熊倉功夫，〈江戶初期の茶の湯〉，收入《名物茶器—玩貨名物記と柳營御物》，德川美術館等，一九八八，頁一四五。
14. 竹內順一，〈「織部燒」とは何か〉，《織部—いわゆるオリベイズムについて》，岐阜：岐阜縣立美術館，一九九七，頁七。
15. 岡倉天心著，谷意譯，《茶之書》，臺北：五南出版社，二〇〇九，頁三十。
16. 謝明良，〈晚明時期的宋官窯鑑賞與「碎器」的流行〉，原載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組《經濟史、都市文化與物質文化》，臺北：中央研究院，二〇〇二，後收入《貿易陶瓷與文化史》，臺北：允晨文化，二〇〇五，頁三七三。
17. 國立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編印，《故宮瓷器錄》第二輯・明（甲），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一九六二，頁一二六（麗一—二九之五一之一）。
18. 繭山順吉，〈支那古陶磁昔ばなし〉，《東洋陶磁》二八，一九九八～一九九九，頁一二九。
19. 余佩瑾，〈品鑑之趣—十八世紀的陶瓷圖冊及相關問題〉，《故宮學術季刊》第二二卷第二期，二〇〇四，頁一六三，圖二十；彩圖參見同氏主編，《得佳趣—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二〇一二，頁三二。
20. 謝明良，〈陶瓷史上的金屬襯片修補術—從一件以鐵片修補的排灣族古陶壺談起〉，《民俗曲藝》第一九六期，二〇一七，頁二一九—二三五。